

咱爸咱妈

被戳穿的“谎言”

◎ 敖玉梅

前几天,母亲打电话说她丢的一千块钱找到了。一边说,她还一边在电话里唠叨:“你这死妮子,还诓我说是你把钱找到了,快来把你的钱拿走!”我一边笑,一边一个劲儿地讨好:“找到就好,找到就好!”

母亲今年70多岁,她过生日那天,亲戚朋友都聚在一起为她祝寿。把亲戚送走后,母亲忽然把我拉到一边,焦急地说自己收的一千块礼金找不到了。“明明记得当时把钱卷起来放到一个筐里压着,现在却不见了。”母亲急得直搓手,一边自责一边来回在屋子里翻找。看母亲着急,一家人都跟着找,到天黑也没找到。

丢了钱,母亲一晚上没睡,半夜还在叹气。一千块钱,对于平常连件衣裳都舍不得买的母亲来说,是个大数目。

为了让母亲睡个好觉,第二天吃过午饭,趁母亲在厨房洗碗,我拿出一千块钱学着母亲卷钱的样子,偷偷塞到了她的枕头底下。等母亲收拾完出来,我装模作样地在她的卧室来回翻腾,然后假装惊喜地喊道:“妈,钱找到了,在你枕头下压着呢!”母亲不相信似的看着我手里的钱,接过去说:“是啊,丢的钱就是这样卷着的,怎么跑到枕头下了。”我说:“肯定是当时人多,您记错地方了。”母亲把钱展开,一边蘸着唾沫数钱,一边自言自语道:“真是老了,记性不好喽!”

没想到,母亲后来在衣服口袋里摸到了自己丢失的一千块钱,她这才明白过来,就急着打来电话数落我诓了她。

唉,一家人找来找去,咋就没想到母亲那件挂在衣架上的外套呢!

(作者系中油一建工作人员)

至爱亲情

洋槐花馅饺子

◎ 梁云卿

一天上午,我和爱人带着一袋洋槐花大肉馅饺子,回老家看望母亲。

走到家门口,只见92岁的母亲正站在那儿张望。看清是我俩后,她高兴地说:“知道你们该回来啦,咱晌午吃饺子吧?”“饺子!您咋知道我带饺子了?”“这回咱吃洋槐花鸡蛋馅饺子!”母亲好像没听清我的话,自顾自地一边说,一边往家走。我诧异地跟着母亲走进厨房,只见案板上放着和好的面团和一小盆饺子馅。原来,母亲早就准备好了。

接着,母亲又拿出一包干槐花,交代我走时记得带回去。槐花是从我家后院的大槐树上摘的。每年春末,母亲总要晒些,专等我回去拿。

这时,母亲已系上了围裙,我和爱人便陪着她一边擀皮包饺子,一边拉家常,不大一会儿,高粱秆拍子上便摆满了月牙形的饺子。

小时候,不管日子再难,逢年过节,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满足家人吃上一顿饺子的心愿,虽然饺子馅多是用萝卜或干洋槐花调的,可在那时已是难得的美味。放学回家,见母亲围在炉边煮饺子,满屋子都是扑鼻的香味,那种感觉幸福极了!

渐渐地,母亲上了年纪,这些年我和爱人总会包好饺子给母亲送来,没想到这次我和母亲心有灵犀,不仅吃上了她老人家亲手包的饺子,还是洋槐花馅的!

我给母亲盛上饺子,静静地陪在她身边。看着母亲吃得津津有味,我心里暖暖的,有娘在,真好!

(作者系涧西区广文路社区居民)

流光碎影

取暖

◎ 薛立平

虽已是冬天,可暖气房间里处处暖意融融,丝毫没有冬天的寒意。每每这时,我总想起儿时的冬天。

记得上小学时,坐在夯土为墙的教室里,除了关门挡风,糊窗避寒,再没有其他御寒的设施,不少学生会提个火篓上学。火篓其实是个篮子,篮球大小,有鏊儿,里边糊有厚厚的泥巴。上学前,大人会把灶膛的火炭放进火篓里,让孩子在课堂上抱着取暖。很多时候火篓已没了热乎气儿,大家还一直抱着,仿佛这样就不那么冷了。

上中学时,一到冬天,同学们个个冻得手脚发麻,下课就到教室后面的墙角处“挤油”取暖。“挤油”也叫“挤老垛”,是“抱团取暖”的升级版:大家紧贴墙角处沿墙壁站成一排,一起向墙角的方向用力挤,谁被挤出队伍谁就是“油”,站到队伍后面重新挤。身子壮、力气大的同学常常纹丝不动,既不费劲儿,又能享受拥挤带来的温暖。谁的帽子挤歪了,鞋子挤掉了,都会引来一阵哄笑。直到上课铃响,大家才气喘吁吁地坐回座位。当然,女同学一般是不会加入“挤油”队伍的,只会在一旁加油看热闹,有时也会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。

后来,我进城当了电话线务员,虽然经常在野外爬电线杆架电线,但戴着火车头帽子,穿着厚实的工作服,总觉得城里的冬天没有山里那么冷。况且,班里有个一米多长的钢板焊成的煤炉,外出归来一进屋里,热气便扑面而来,那叫一个暖和!

如今,用暖气取暖成了人们御寒越冬的主要方式,“看天送气”“入户测温”的取暖举措更是人性化,即使在严冬大家也不会再挨冻了。

(作者系西工区长乐街社区居民)



洛阳网

互联网+政务

一站式服务专家

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· 河南省重点新闻网站 · 洛阳城市门户网站

- 新闻信息采写 ✓
- 新媒体代运营 ✓
- 舆情服务 ✓
- 视频拍摄 ✓
- 大型活动策划 ✓

传播政能量

洛阳网

65233921